

驅豎齋文鈔

龍

16  
2824  
4



門 18  
2824  
4



驅豎齋文鈔卷之二

男

貞亮

義悟

同校

論

晏子論

凡人臣當國家禍難之時。遇事不得止者。不能不處  
之用。權道也。夫權道。必先視義之所在。而後斷焉。蓋  
權之於義。猶車之有軸。舟之有楫。而不可闕。故不緣  
義而用權。其不敗者寡矣。方晏子事齊。崔杼弑其君  
莊公。晏子伏其屍。哭之。成禮而後去。議者以為似無



昭和廿三年  
十二月廿三日

勇者此時天下既亂詐力競起機智相頌弑父與君者相望於列國先王之道陵夷壞敗雖有賢者不能濟也若夫莊公一暗劣主以褻行不義自取其死固無論也然而臣之於其君縱令有醜行猶不忍訐之何況忍弑之哉夫高國之徒庸人而已尚且知不討賊之為辱而晏子從容優柔不討賊者何也蓋晏子之力素不足抗賊力不足而奮起抗賊是所謂不能搏虎而徒將其鬚者也且夫周公至聖也忍戮管蔡不忍墜文武之業也管仲不死於公子糾而輔桓公孔子不貶之是取於權而斷於義者也吾觀晏子之

檀園曰覺此一節氣脉稍滯忍病在此一段  
小竹曰篇中言晏子緣義行權者似未足也

用心果使莊公死社稷則彼豈逡巡畏縮為自完之計而俟賊之自斃者哉今也公之取死其自所招而起而誅之成敗未可必勢有不可也崔慶既立景公劫國人相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毅然拒之曰嬰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方是時景公亦崔慶之徒晏子實机上之內其不死者天幸身而獨立不動壯辭如此是所謂君子斷於義而不顧死者也乃知晏子前不挺身討賊者非苟全其身其意以為今天下之機小人狐媚於內大國虎視於外其勢却虎迎狼不可知也是其視機甚明而其志專在社稷

北小路竹窗曰在社稷一段收結而別起文端如何

程園曰盡字著眼

小竹曰志在社稷乃是緣義行權慶然則以下抑晏子一段可刪不然主意不貫

摩島松南曰一柳一揚欲卷晏子程園曰收得有力

小竹曰破題微東坡晁錯論然此意人人所知未見有所發明可恨

可以見也。然則晏子事君果為盡臣道歟。曰否。君辱則臣死。常理也。晏子雖不居相位。其君傷大倫。行禽獸之行。不死於諫。則揚言討賊不克而死。命也。晏子可為而不為。使奸賊擅其逆。彼安有盡臣道。晏子可謂薄於君矣。雖然。晏子亂國賢臣。緣義行權。遂安齊國。而顯其君於天下。聖人亦以字稱之。後世議者豈可得謾容喙於其間哉。

范蠡論

古今英明之主。撥天下國家之大難。必有豪傑之臣以輔翼之。臣竭其智能。主無嫌忌。上下相須。而後得能成大功矣。然方其既成功。臣不保終。動取殺戮之禍者。蓋非特其主殘且忍。臣亦有招之者。何則。其功之未成。循謹自脩。不敢有跋扈之心。大難既除。功績漸顯。權歸於臣。而主威不震。君臣以生忌疑也。况於戰國之際。臣主互忌疑。上下唯利是視者。是其勢之不可止。固無足怪焉。方越王勾踐挫衄不支。入臣於吳。范蠡為之畫策。越用其謀。卒滅勁吳。而霸諸侯。雖勅敵如秦楚。不能舉兵南嚮。是所謂以豪傑之士輔英明之主。其功之成也宜矣。方此時。越王無一嫌忌。仰蠡如父母。蠡宜享爵祿。與越共禍福。而其辭去何

也夫知機者逃難見理者不受辱周公之聖猶且不  
免一時流言以招成王之惑况不及周公者乎蠡之  
多智句踐不能制之而蠡以寵利居成功其勢不發  
於忌疑則發於憤鬱夷滅屠殺之至可計日而待矣  
蠡素悉越王之為人其籌之熟而慮之速矣視大夫  
種之取禍如指之掌嘗託辭於相貌諭之種種不悟  
獨至漢留侯襲其故智功成身退得以全其終若蠡  
斷然自決去而不顧彼誠善知機者也豈俟相貌而  
後知哉吾觀蠡之泛五湖齊授以相不就去住于陶  
致富巨萬再散貨財賑貧乏其事美而常人所難能

竹窗曰此一節文  
生傍枝恐學宋人  
之弊歟

檀園曰以越王比  
湯武以范蠡比伊  
呂恐過當  
小竹曰句踐不可  
為湯武蠡已者破  
之作者何不思之  
也

可謂其智有餘而謀無遺失矣昔者伊尹之教湯呂  
望之輔文武也君逸於上臣安於下天祿永傳子孫  
無疆者無他以天理仁義相待也惜哉蠡能法伊呂  
之所以佐湯武以事越王蠡固不用辭去而種亦不  
被屠戮之慘蠡不知出于此而自為謀者唯隨利之  
所在以終其身嗚呼是其所以功止于一隅未免戰  
國之陋習也

李子論

延陵季子志行高潔明於治亂通於成敗入則主議  
國事出則接對諸侯吳國清寧雖強隣接壤不能加

兵者幾五十年。方季子出使晉。公子光弒其君王僚。自立。先此王餘昧之卒也。光自以為吾國兄弟相傳。至季子。季子不立。我當立矣。及王僚嗣國。私抱怨望。吳之亂也。不在於亂之日。而在於僚嗣國之日。夫君臣大倫也。骨肉至愛也。光之於僚。外有君臣之義。內有骨肉之恩。光宜竭力事之。如季子之事王餘昧。而光肆自篡立。其罪天下所不容焉。庸夫愚婦。恥食之粟。况以季子之賢。逆賊不問。託辭於父命。與社稷坐待其命。雖欲嚼然無染。不可得也。吾因反覆考之。季子見闔閭既立國稍靜。以為國亂相踵。四隣伺其隙。

百峰曰。議論矯矯。筆力縱橫。上下三篇。僕以此為壓卷。

小竹曰。此議實然。文亦善學大樞。

檀園曰。良醫視病。當如此。敬服敬服。小竹曰。未段一轉。百尺竿頭進一步。抑季子乃所以揚之。匪彝攸思。

驅瘁瘠之民。奮起討賊。社稷亦危。虛人有病。急攻之。病除而凶從。不若養元氣。完身之為勝。斷然取輕重。於社稷。蓋出於謀之不可止矣。乃從容言曰。苟無廢祀。社稷有奉。吾君也。哀死事生。待天命。君子曰。季子以國讓人。其心清白。無忌疑之可論。學者恕之可也。曰。不然。季子有所未盡之者。何則。季子使列國察禍。難於未萌。決成敗於機先。猶良醫視病。百不失一。列國賢臣奉季子如神明。蓋亦其智有不可測者矣。夫當局者惑。傍觀者審。吾以為季子當局者也。何以知其然也。吾嘗觀古今弒奪之禍。大率出於父子兄弟。

爭立之私。是以古之善讓者。必讓於賢。又讓於當義者。否則不讓。季子以公族。抱一國之望。廢立與奪。在于我。季子可察而不察。不當讓而讓。卒以招禍亂。是吾所以深責季子。而亦所以深知季子也。

利論

學者或曰。利之為言。戾于義。而害于公。君子所不取。余曰不然。是唯惡小人之所為利。而不知利之所以生者也。夫利者。銛也。宜也。達也。鈍凶害之反對也。易曰。元亨利貞。聖人何不論利。利何害於事。利可以治天下國家矣。然而利不由義。則不可行。有義而利自

百峰曰。鳥附譬喻。不知允當否。

月洲曰。翻素之說。猶歐公朋黨論。

生。義外無利。是聖人之所以專主義。而希及利也。利內無義。人苟不由義而求利。罔義害公。欲無凶害而不可得也。故曰。因利行多怨。利豈可離義而獨行哉。然則利果何為者也。易曰。利者義之和也。義利之相似。易混。猶鳥頭之有附子。利附義而生。故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是並舉其易混者。謂君子小人所見有差等也。人之於利。猶水就卑。無論君子小人。不教而知。不導而至。小人唯不正義而謀利。故其所得。雖似利乎。實非其利也。君子異于此。唯見義之所在而行。故利不言而生。不求而至。君子豈可常以利立。

言哉。

咽喉火毒論

咽喉火毒之病。外有一種之氣。而內感之。其發也如  
火藥走火。其焦而脫。使人不暇措手。人唯知其急劇  
致死。而未知其病如何也。小兒多感之。呼為馬痺風。  
其發大人者。百中之一二月。是世人之所以未審其  
症也。蓋其致害如蝮蛇狂犬。未有其毒流而不及周  
身者也。豈獨咽喉焦而脫。勢至五體皆脫。患者必見  
敗尿微脈。是其徵也。故為之治者。擊而除之。理而收  
之。間不容髮。宜如捧漏沃焦。不及則斃。醫唯以尋常

纏喉風待之。雖欲不誤。不可得也。吾故表而錄之。以  
代醫按。示世醫之不知者。

舌疳論

俗呼為舌疔

舌疳初起。舌結小核。大如麥粒。硬而不痛。久而不變。  
徐長而後潰。潰而不出膿汁。其口翻花不收。怒張益  
堅。或微痛流敗汁。荏苒經日之間。腺粒簇聚。如崑石  
起。血脉纏縛。如古木有盤錯。其勢猖獗。不可禦。振古  
踴為不治之疾。然以醫自名。不可以付之不治。新宮  
子論曰。舌疳譬如舌挿毒石。不速除則殆。將滅舌。然  
盤根錯節。雖夫碧眼剖髮者。尚且難之。况我邦不



及此者乎。方書載貼嗽之藥。以護其病。西書舉截除之術。以去其瘡。貼嗽之藥。如刻舟索劍。固不足恃。截除之計。實出於不得已。亦非萬全之策。何者。雖截而除之乎。或出血招危。或未必除其全根。根株苟存。必致再發。前有覆轍。後無全効。吾可復取蹈其轍哉。然則術終不可施乎。諺曰。醫者意也。心之所注。意乃走之。思之思之。思而不休。得於心而應於手。如有神助之。余近夢寐。髣髴得一術。曰。與其截之餘根。寧烙而令膿。與其蹈危機。取顛覆。寧就夷而不招害。是非吾智之所能及。豈神明憫患者。未得其方。有所以授乎。

今烙治之。收微効。是吾數十年。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所以幸得此警發也。書以告從遊子弟。嘉永己酉臘月。為浪華山中香園。

記

槐雨樓記

余嘗聞備前赤巖門名於南涯。吉益先生。余心始嚮焉。及相見。果然鉅匠也。余心乃悅焉。其持論本吉益家言。而更有所自發明。悉可以徵諸古人矣。視之。彼捕影吠聲。雄辯大言。虛唱為事者。不可一日而論也。於是乎喜其不負所聞。益叩所未悉。巖門不求聞於

世隱居獨樂。蓋安明夷之運。自韜其明者也。可不書以贊其美哉。其里曰北方邨。庭植老槐。有樓臨之。號曰槐雨。主人延余登之。突然起乎樓前者。天馬峰也。峙其背者。乃巖門山也。日月升降為之所障。晝短於世之晝。夜長於世之夜。雨若暘若。亦或與世不同也。前後山巒霜染之。則秋葉如花。左右岡林風散之。則春花如雪。山之高低。雲變則忽而沒。忽而生。木之參差。天晴則俄而紫。俄而翠。樓下之田。可以稼。樓下之麻。可以織。而巖門於其間。常晏如也。故與世無所營。上足以樂古。下足以濟人。余留遊數日。不徒愛此樓。

檀園曰此段艷麗文字似流贅恐礙前後文勢

景勝而不忍去也。蓋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今也其人如仙如龍。而居此樓。樓不可不以記也。遂記而去。

天橋記 書三井後牧

凡天下之勝。嘖嘖於人口者。何限。特若奧之松嶼。藝之巖島。與我天橋。實天造之妙境。宜其名甲天下也。余皆獲嘗一遊而觀焉。而天橋屬我生里。最悉之。橋之所在。其海曰與謝。砂聚而為堤。截然劃水。橫列海口。自北而南。亘一里。其幅二十餘步。白砂皎麗。萬松鬱茂。有矗而如騰者。有如蟠者。有如躍者。奇趣清絕。

不可舉而狀。居然謂之造物者之浮橋可也。橋之東。淼漫無際。漁舟漕舶。風帆相逐。水光與天一色。此為與謝海橋之西。湛碧為小湖。如餅之有口。口狹二十步。舟楫潮汐之所來去吞吐也。西岸有禪刹。門閣殿堂巍然可仰。扁曰五臺山。堂上祀文珠像。香火日盛。前有茶店。最佳眺覽。遊者皆憇焉。寺三面臨湖。藍水澄瑩。瑠璃徹底。天橋之蒼翠與水相蘸。浦雲渚雨之明滅。落霞與孤鶩。萃於目睫。真為高爽脫塵之境。屹然起於橋北者。成相山也。山腹有寺。攀躋半里而近。正面建觀音堂。幽邃古朴。為千年之靈場。民祈冥福。

絡繹不絕。踞而臨天橋。如蒼龍伏波。文珠與謝之諸勝。點點摹布在乎扉履之間矣。環湖而三邊皆山也。山麓漁家民廛。沿水斷續為村。粉壁瓦屋。錯落廁其際。雨暘晦明。雪朝月夕。四時變態不同。宜於釣。宜於網。魚蝦如土。村醪亦可以醉。絕無妓樓客館之塵氣。君子遊此間。高趣雅致。可併而攬。於夫巖島松嶼。不知其優劣果如何也。余以其勝。屢語之平塚士梁。士梁素有烟霞之癖。一遊既盡其觀。三井牧山為士梁之友。聞而羨之。癸卯三月。決計携畫師雅喬遊焉。使寫其真景。裝為一卷。所謂縮天下之勝於咫尺之中。

以領於坐卧俯仰之間。豈不愉快哉。囑余記之。余去鄉四十年。忽觀此圖。昔遊恍然在目。嘗有月夜泛舟之一律。乃欣然把筆。俟書其尾。

題歷代名臣言行錄。納越侯官署記。

高安朱公嘗錄前哲儀型。以惠後世。題曰名臣言行錄。然而其書始于周。止于南宋。未能無闕遺。今閱此書。從周代迄明末。古人嘉言懿行。補前編所未及者。纖悉不遺。實人倫之繩墨。經綸之龜鑑也。讀之猶與賢人君子把臂語於一堂。誰不薰融陶化其忠憤義烈之氣哉。敬獻官署。以備大夫士衙坐消閑之具云。

百峰曰。又覆論徹意到筆隨為集中之上衆

月洲曰。鐵證全案

又曰。忍有大小。自孟子勇有大小來

說

身幹儀說

藝國星野良悅翁。以醫著于山陽。為人慷慨。救患恤病。不避險難。嘗解剖刑屍。以觀內景。又丹之以造身幹儀。議者或謂其事殘忍。非人情。余以為不然。天下有君子之忍。有小人之忍。君子之忍。小人之忍。不能忍也。小人之忍。君子之所不能忍也。堯之於丹朱。至愛也。而忍之禪位他人。周公於管蔡。至親也。而忍之加誅滅。蓋忍有大小。不以天下易其私也。此二者。聖人以公道斷之。而庸人之情。或所不能忍也。今以翁

之心推之。天下罹不測之病死。非命者不一而足。而醫不深求救之方。袖手坐視。以待其斃。君子豈得不為之惻然動心哉。是固翁之所大不忍也。是以奮然挺身。剗剗死人。以求救生人之術。天神許之地。祇不疑。然而庸人非之何也。君子小人。其見有大小。而所忍異情也。聞翁嘗匾忍字於其室。以自警。以余觀之。翁之所忍。果君子之忍也。設令有聖人出。必有取於斯矣。余且代翁以解凡庸之嘲云。

醫陣說

夫疾者敵也。元氣者人馬也。四肢百骸者城池陣營

也。藥石者刀鎗鎗甲也。鍼灸者弓銃也。膏縛者幕楯也。匙者麾子也。藥籠者輜重也。飲食飼養者藟糧也。禁忌抱攝者號令也。醫師者將軍也。弟子之代執其役者。副將軍鑑也。看護者哨諜也。汗吐下者正兵也。灌水浴熨。放決剗殺者奇兵也。調理補益者脩備堡築也。順氣者和議納款也。麻沸以奪其魂者伏兵也。峻攻之藥者飛礮也。兼用之劑者擊橫也。醫按者謀也。故欲善療者。必先凝神靜思。知彼知己。以定其勝算。而後可汗可吐可瀉。可知可補。奇正變化。應手而出。然而非學習既熟。意思入無間者。不能也。古人曰

醫者意也。學者可不思哉。

醫道時變說

道之行否天也。非人力之所能為也。然而天之所命者。必將待人而有弘。人得而弘之。乃人之道也。如我醫道亦然。邃古邈矣。方室町氏之時。今大路半井氏輩接踵而出。純唱榮養益氣。惡硝黃甚於蛇蝎。其弊也流而為迂。然方其盛行。如水之就下。沛然不可禦者。蓋亦天之所命。而非人力之所能奪也。至慶安之後。稱古醫方者競起。偏主汗吐下。其說始於德本涼及中於艮山秀庵。成於東洋東洞。視巴蒂永信。如園

草野華。其失也馳而為暴。然方此時。如火燎原。熾然不可滅者亦天也。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曩者遠西醫法稍傳。我國桂杉宇之三子崛起。譯其書弘其道。五十年於斯矣。然其文詭異。其法深密。仰之愈高。探之愈深。森然如城府然。學者雖得其門而入。而不得輒視廟堂之盛宮室之美。是遠西醫學之所以艱阻不遷行也。迨長崎柳園子出。沈思默記。始悟西書詞法。其森然如城府者。始開其門戶。學者得稍窺其盛美。是雖亦天之所命。而人力亦大矣。今碩之不肖。幸就其下風。因親炙西醫。讀其書。試其術。習慣之久。頗

似有得醫術之真理。蓋亦天之所使然。而非我力所能為也。天之所命者。人得而弘之。乃人之道也。是碩所以自恣。鴛鮑。日夜張心膽。汲汲於此道者。不欲棄天命與人道也。今之學者。嘵嘵張一家私言。欲一蹴而排之。而勢不可得也。嗚呼。日月星辰。森列照明。誰得欺罔之哉。所謂天之所命與人之所弘。必理之所在也。理之所在。天必命之。非人力之所能奪也。

題跋

題贈越藩執政岡部君楠公畫像

余嘗欽楠公忠勇千古無比。有事關公者。雖一語片

言必敬重藏家。猶有獲文山一履而喜者。越藩岡部君。余雖未面。而審其為忠勇不顧身之士。因贈以楠公畫像。伏望君忠勇不愧楠公也。頓首再拜。

題贈松平君諸葛武侯畫讚

語曰為君固難。為臣不易。昔武侯之於照烈帝。知而無所不言。言而無所不行。帝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此言千古以為美談。碩曩與松平大夫語時。務亦屢見其處置國事。忠貞導君上。剛斷遠諛臣。用久必察。正大之氣象。誠不愧古賢臣。然而侯有所不納。則大夫雖賢。不得有施矣。亦不愧古明君矣。是其

所以成君臣魚水之美也。魏徵上言曰：雖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者，碩又不得不為大夫祝其能保終始也。今裝武戾畫讚一幅，題鄙辭於其函，敬此奉呈。

題贈大宮藤馬魏文貞畫讚匣

碩嘗讀魏文貞傳，文貞謂太宗曰：願陛下使徵為良臣，毋使為忠臣。嗚呼！非精忠不顧身者，安有以此言進君哉！凡待君者，以文貞為鑑，足以盡臣道。因裝其畫讚一幀，題蕪辭於其函以呈，有少所取幸甚。

題贈越藩執政柏君蕭相畫讚匣

辛卯春，碩與柏大夫屢論時務，從容突談，如坐春風。唯唯點頭，殆似無為者。退而觀其處置，方正誘君，善任良材，不市私恩，不尊奇節，而身不親執猥瑣，是以人不能窺其門牆，如城府然。若大夫可謂得重臣之體，實不愧古良相。今裝蕭丞相畫讚一幀，敬奉呈題鄙辭於其函，聊見微意。伏望笑留。四月八日。

題贈岡部嗣君聖廟祠典匣

聞岡部大夫嗣君未弱冠，夙起夜寐，于文于武，孜孜汲汲，無寧刻。初信忠臣孝子之門，出文武之全才，非虛語也。抑亦足以見大夫家訓嚴且明也。碩常樂聽



人之美。欣躍之餘。謹呈聖廟祠典二帙。留藏幸甚。

題藤綱畫像

青砥藤綱之仕北條氏也。身當權門要路。操履嚴明。如烈日秋霜。其接物心氣和易。如春風甘露。然而門不近腥羶之臭。亦不顯蜂蠆之毒。使天下入我陶冶中。士之任事者。師之足矣。

題贈福田伯元藤綱聽訥圖

青砥藤綱好學剛直。好賑恤貧乏。及時賴邑人與公文爭訟。藤綱聽斷。公文竟獲直。芑錢三百緡以謝藤綱。藤綱念曰。吾為主替否。主有慶可也。我焉納錢。使

月洲曰小品中尤  
佳者

人員擔數十里遺公文去。今士之任事者。宜師範焉。余屢與福伯元語。頗知其有器幹。望以藤綱為師。因贈以此幅。

題碑本外匣獻靖江侯

筆跡雖善。物非其物。不可以奉王侯貴人。碩嚮既言之。而今獻此碑本於公。罪不可辭矣。然碩聞公素善書。嗜碑本。則公事之餘。暇肯賜一察。小人獻芹之意。亦可以自慰也。覽畢。唾棄之。何幸若之。頓首敬具。

古賢帖序

三井氏以巨商名甲天下。所其悅耳目者。何欲不得。

子成生其家。性風流溫雅。縱意於藝林。善書善畫。不  
羨靡財。以事奢侈。豈不豪富中第一流人物哉。曩者  
尊翁牧山。指贊刻山陽新居帖。既盛行於世。今子成  
閱一侯家所藏古賢帖。選其最可玩愛為法者。懇請  
摹刻。欲以與世人偕觀賞。其意固美。而其指財也亦  
善。是余所以贊揚子成而為豪富中第一流人物也。

題春谷畫帖

春谷畫史。人稱春琴門下之高足。一日來叩余門。余  
時感冒臥床。頭痛不得讀書。几帳索然。因戲之曰。君  
手熟於山水卉花。為余席上可能寫十幀乎。春谷笑

月洲曰不愧健作  
之名

曰能。便呵筆寫竹石蘭菊。如拾芥。颯颯紙上有聲。遂  
寫十幀了。閱筆鏗然矣。可謂熟於畫者也。今記其實。  
欲使後之覽者知其健腕也。

題春谷畫山水帖

余曾論曰。畫家寫山水。猶學士綴文也。山之昂低。樹  
之參差。雲之濃淡。水之有淵源。路之有出沒屈曲。而  
完然成一幅。猶如文之波瀾抑揚頓挫。曲折以貫通。  
其氣脉也。古人書小文。猶數替稿。畫家有五日一水。  
十日一石之語。而春谷於此圖。一氣呵成。不終半日  
而畢功。足以觀其腕力如何。後之覽者且勿問其工

與拙。余為作者代証其實。

題暢堂畫卉帖

世人或稱暢堂畫史之於卉花禽鳥。獲梅逸山人之髓。一日余坐東軒。畫史來訪。酒間立筆。寫梅竹蘭菊。墨汁淋漓。露氣蓊勃。清芬溢紙上。可以為消暑之具也。時余讀蘭書氣屈。心窩痞塞。展玩之間。陶然遣興。所謂雲煙供養者是也。

題藹山畫山水帖

河春谷曾謂余曰。我友有藹山者。最長水墨。君有暇日。與彼俱來。試觀其技倆。余乃領焉。數日二子俱來。

走筆於座上。咄嗟之間。寫山水二卷。紙長十餘丈。余在傍觀之。其寫艸木如蟹之走。寫丘壑如蛇之行。聞藹山雅學於霸厓之門。鄙語所謂名將之下無弱兵信也。

題義亮畫山水帖

義亮力生者。為東山雙林寺之僧。職轄一山。而善六法。名施遠近。時人往往有謬為畫工者。則其工可知矣。頃為余寫此帖。見贈林壑艸木。踈踈落落。濃淡奇崛。而氣脈自通達。有雲水出沒。飛動皆樂之趣。近日酷暑迫人。展玩之間。殆如身遊其境。足踐其地。冒襟

爲之爽快。坐上生秋。其誰謂之不高手耶。宜矣。世人目爲畫工也。

題自畫山水帖

董玄宰曰。士人作畫。常以草隸竒字之法。不宜墜畫師魔界。若一墜落。則斷崖萬丈。難復脫出。縱儼然入格。必失士氣。不足觀也。世人或摘此語。以蔽拙過矣。今如余畫。未始能入格。雖欲墜畫師魔界而不可得。况於士人畫境乎。覽者嘲爲鍍面皮。謹甘受其唾弃而已。

雲煙畫帖跋

碩識平塚士梁二十有五年。士梁常耽讀書。性亦風流。毫無俗吏之態。瀟灑如書生。嘗每職事有暇。登山臨水。引友携酒。徜徉於花鳥雪月之間。以自遣興。然身踐劇職。不能屢出以馳所懷。因使都下精工。圖近郊名勝。以造此帖。披閱展玩。以代出遊。可謂有煙霞之癖矣。人或觀其所好。目士梁以爲風流才子。是未識士梁耳。士梁素英邁。懷有爲之志。與夫詩客騷人。浮華狂競之流。不可同日而語。自夫登山臨水。及雲烟畫帖。必有所寓意。苟使士梁有所大爲。豈特優遊於風月雲煙之間。與禽鳥同其樂者哉。是碩所以深

識士梁而又所以喜而跋也。

山陽翁湊川帖跋

世之慷慨明理之士始得能褒貶人以其明斷先存於已故也。彼徒慷慨自喜而不明於理雖能毀譽人決不能褒貶人。何則其起見皆出於氣而不順於理故也。若山陽翁為人既慷慨明理亦粹是以史筆自許誰謂其不然。吾友飄齋君亦其人也。得翁此書自珍未足又刻公之世蓋深感人之義烈又深惡人之奸邪不能自禁也。吾豈得不援筆贊揚哉。嘉永康戊晚夏。

日根對山寫靈山畫幅跋

杜東原寫靈山圖浪華半江所藏聞對山人摹擬三次而漸得其真。蓋文墨之伎以精神為要其無精神者不足觀已。雖詩文亦然不特畫而已也。今觀此圖煤汁淋漓氣韻生動有雲煙呼雨林樾起風之勢可謂善寫精神者矣。余卧病展玩旬日殆如身到其境足踏其地頗忘心窩痞悶之憂豈不亦山人之賜乎。因題一言返之。

書對山水墨畫帖後

日根對山自幼好畫手不釋筆弘五正月廿五日偶

貞亮曰對山人醉  
筆縱橫不能自休  
如此文所記也人  
或以為醉狂而其  
所畫筆法可觀蓋  
未肯狂也

然來訪就余机上把書筆寫晴竹一幀擬馮起震也  
性亦嗜酒為乞一餅一寫一飲寫梅寫蘭寫菊寫石  
下筆不能自休遂寫此卷蓋凡物所好必極其精不  
好者反之好而入于精務而至于神理之常也對山  
好而愈務務而愈精則其技之超於時流可知也雖  
我醫術亦然豈特畫哉二月上浣

書贈跡部君詩畫卷後

跡部府君之知大坂也天保丙申天下陰霖年穀不  
登加之疫厲為崇米價飛騰死餓相望時狂豎伺隙  
放火亂暴用巨礮為勢援事出不意猖獗殆極矣燒

眉之急君夷然不動蹶起整隊以銃手攘賊徒於瞬  
目馘其巨魁不終一日而市街安堵工商就業於是  
君平物價輸米穀市無饑民野無餓莩君之功勞其  
誰謂不偉哉丁酉九月東西豐熟米穀如土茲歲君  
廳舍之庭遷生靈芝數莖亦非偶然徵詩於京攝諸  
文人余因集所識詩畫裝裱奉祝天保乙亥王月上  
浣布衣碩

書贈坂府懸令設樂君詩卷後

弘化丙午七月設樂君有公事來京偶觀余詩書稱  
為雙絕想應出於君子博愛之意聞君嘗為昌平費

舍長其學之優可以知矣。而又非諂人者。蓋君子一言重於千金。而聞譽內悅。小人之常情。喜不能自己。援筆漫錄。舊作數首。敬供青鑑。不啻而弃之。廡下則幸甚。

書牛窪稔次郎紀行後

牛窪君東行。遊上甲氏塾。又入昌平黌而學。詩文學術俱進。非復昔日阿蒙。蒙言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余及見此紀行。駭然亦云。

書山陽翁新居帖後

凡有學識者。其書雖不工。其力自現於筆墨之外。無

學識者反之。今觀此卷。運筆既工。學識又助其力。益然神發。殆有臥虎跳龍之勢。余識先生三十餘年。文名四走。天下俱瞻。餘事又復如是。是先生之所以為先生也。嗚呼。氏珍藏日久。三井牧山捐貲刻之。余羨其意。乃題一言返之。丙午二月下浣。

書蕙葭堂摹西湖畫帖後

嘉永戊申三月下浣。余寓浪華燕尾磯之旅亭。一骨董齋蕙葭堂所摹西湖畫帖來。余展玩久之。其畫雖不甚工。而西湖狀境宛然於咫尺之中。余昔年在長崎。屢與西湖人錢守和。揚西亭輩語。彷彿具其勝槩。

于胸中。今觀此圖。心目相應。殆如身曳孤筇。盤桓於  
蘓堤林墓間也。蓋堂之主人性風流。讀書善畫。捐貲  
愛客。一時名流。如二洲精里春水三島大雅。無不往  
來其家。人號曰蕙葭堂主人。而不名。可謂奇人也。余  
雖不逮見其人。曾聞其名。又觀其畫。因購題一絕於  
其尾。

書牛窪君詩卷後

我藩執政攬暉牛窪君。在國聽政。百務蝟紛。意多係  
累。宜暇之無以及餘事也。今出境入京。雖身挾公事。  
無復他累。以輻湊其心地。宜哉宿癖頓動。獲賦詩之

閑日月也。古人有為者。大率高蹈遠逃。捷遲於山林  
泉石之間。蓋其意或在於避世故。以脫係累。非特耽  
山林泉石而然也。戊申首夏。

贈牛窪大夫詩卷跋

嘉永辛亥十一月。攬暉牛窪君。偶然來京。碩驚且喜  
迎。短褐布帶。竹笠芒鞋。擔頭纔齋韻礎一本。乃諭曰  
我曾學於昌平。不幸少年承乏。劇職無暇讀書。頃日  
請老見允。今歲五十有六。始得此閑日月。幸寄寓順  
正書院。欲頌五車讀之。是吾願也。碩諾曰善矣。大夫  
之心腸。豈淺丈夫之所能知哉。遂寓焉。書院在南禪



門外萬松箭立之中。戶當如意峰。過客甚少。其所接  
耳目者。山雲卷舒。霜葉掩映。鳥語驚眠。夜雨吊閑而  
已。境極幽寂。大夫手炊汲飲。獨坐孫窓下。机帳索然。  
碩晨夕相訪。大夫方讀陸子大全。討論移晷。氣宇豁  
如。乃始審大夫為志氣遠大。舉止簡潔之人。因賦一  
絕。并錄舊作數首。奉呈請正。聊為大夫一笑。破其岑  
寂耳。

跋名臣言行錄贈豐岡執政舟木氏嗣子。

士大夫之食重祿任重職。一言一行四方俱瞻。不可  
不慎焉也。人非生而知道者。不可不學焉也。聖賢尚

節齋曰此篇議論  
正大筆力矯矯在  
卷中殆如出別手  
都下以文名家者  
恐解不至此  
南洋曰繼令以下  
一轉有力  
又曰精里道人所  
不知

且以學為先務。况其下者乎。士不學而任重職。譬如  
無燭而夜行。不能無蹶躓顛覆之憂也。縱令其不顛  
覆。一言一行不中道。有甚於顛覆者。可不恐哉。此書  
雖小。忠臣佐君。能臣治國。烈士避難。嘉言懿行。載  
而不遺。使後人學其儀型。古之君子亦必師古之賢  
者。伏望吾子朝誦夜講。汲汲不置。則古人之言行可  
企而至矣。人無古今。在於學與不學。豈謂今人不及  
古人也哉。

書贈老柳詩卷後

老柳原君。以醫鳴於浪華。旁善詩文。人皆知之。余最

慶敬其為人磊落不羈逸氣如霓和氣如春毫無浪  
華人之習氣是其所以霸於醫林也聞君頃日學書  
雅致可羨壬子正月三日少閑試筆因錄舊作數首  
以博噴飯唯碩雖業暇時弄文筆才不稱其氣放言  
縱筆唯意所欲不能自留餘地是皆君平生所悉不  
足愧耳君以為如何

書蘭亭帖後

余觀蘭亭帖多矣然星霜經久摸刻數換唯摸其肉  
而不摸其骨徒寫其形而不寫其神暗融漸蝕實失  
當時之真面目獨此帖字體遒勁骨法不萎飛動如

月洲曰山人既深  
知狹帖之弊猶置  
此一本未免俗見

活故裝裱藏於家後之守者勿輕視焉弘化元年臘  
月上浣

書蓬翁羽倉君西上錄後

聞蓬翁羽倉公治郡清肅所到多撫字之政又特精  
史學累切擢用為司農府監察使癸卯六月奉命入  
京偶患胃脘痛延碩問按碩因得一見綿袍布袴机  
帳索然乃始知為雪白冰清之人再見如舊披心待  
碩碩好言論狂妄囁囁公唯唯點頭納而不拒氣宇  
豁如至其處置有明決難測者乃始審為規模公平  
經世之人嗚呼治民如公守己如公處事如公博學

善文如公。世豈易見其人哉。碩聞幕府麾下之士八萬。碩之所知。不過數名。幸見若人。治化風教之隆。其誰不感戴。今讀此記。實出於其旅次匆忙。喫茶之餘。然而詞句高雅。言皆有淵源。讀者亦足以窺公之一斑乎。弘化二年仲春日識。

書驅野君詩稿後

古人云。詩言志。歌永言。不特字句體裁之工。亦唯視其志所嚮如何而已。雖然。有格有調。其下字句。又必貴雅而不俗。條達宛轉。有溫潤含蓄之氣象。而無急迫澁滯之憂。其如此而格調自高。使讀者爽快不厭。

矣。驅野君善賦詩。詠和歌。頃齋其詩稿來。需余跋之。且請訂正。碩素不善詩。何況品評他人之詩乎。然讀其詩。旨深調高。與碩宿論合。且懇請不已。因書所聞以返之。

藥籠銘

疾皆是寇。藥皆是兵。醫如將帥。兵有奇正。善用則勝。不用傷生。寇以偃武。仁以致平。躋民壽域。誰論輸贏。

驅豎齋醫則

世有君子醫。有小人醫。入門者為君子醫。勿為小人醫。

月洲曰。即醫陣說。可見詳略有法。

百峰曰。醫鑑十餘則。鑿鑿可誦。蓋其自實地起見者。自與泛言異。為醫生。

孝弟忠信者。人道之綱常。仁義禮智者。行道之標的。誠意正心者。索道之工夫。致知格物者。學問之事實。脩身齊家者。人道之成功。醫而缺此一則。不得為君子醫也。

易曰。天地大德謂生。是謂太和流行。化生萬物而無停息也。所云天道之仁也。謂之元。反之者殺也。寒暑往來。四時交代。千條萬枝。無行而不在於生也。

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蓋天道至善。藹然煦育之際。不得無動靜消長榮枯不齊之差也。人生此間。努力勉厲。以佐其化。則人道之仁也。謂之愛。反之者賊也。人

對事接物。造次顛沛。無行而不在於愛也。

天固賦人不以不善。况以疾哉。其有疾謂之失性。雖則天地大德。沛然流行。無奈之何。醫極術竭力。以回此於生。其謂之代天工。

人之有疾。如已有之。愛之理盡而後止矣。然其術未熟。其學未到。人誤信我。我亦受而不辭。不免為小人醫。雖有慈愛之心。至其傷生害人。不得不為賊也。

依阿權勢富貴之家。不顧親族貧賤之疾。雖醫之精且良者。亦不得為君子醫也。美輿盛服。巧言令色。不學無術。而欺世售名者。不特仁鮮矣。亦仁之賊也。為

之小人醫之尤者。

疎放輕忽。意思不汲重者。不翅人不信服。醫見亦不達。治術亦不詳。安在其為君子醫哉。

醫臨重病險疾。人信已無意於迎他醫者。見既達。按既定。則不論成敗。不顧傍議。索生於死地。敗而愈務。窮而愈堅。信義自顯。醫見時達。漸入君子之境。

醫宜重廉恥。廉恥掃地。則見理不明。而邪辟之心來焉。

前醫施藥。病將愈。患者不悟。轉被迎我。宜解諭再三。以旌前醫之功。醫之黠者。饒舌詆毀。迎合以偷人之

功。鈍賊無甚於此矣。謂之小人醫之最下者。

心柔而無剛。怯而無勇者。不得為良醫也。不學而勇。不習而剛者。不得為良醫也。學而勇。習而剛者。便是真良醫。

學也者何。知八則也。習也者何。經事歷實也。學而思焉。驗而審焉者。真個學者。

醫之為術。不患其常取窮也。窮而後見達。按定矣。古人曰。道得於逆境。德喪於順境。千古知言也。

醫臨險疾重病。必不容疎放。而宜汲密也。疎放則事實不詳。亦不可深密太過。汲密太過。則疑惑隨生。明

斷不誤。

存養十五則

存心以仁	接物以愛	學術以精	事實以驗
立言以確	讀書以要	見理以達	應變以權
事師以問	事業以勤	交人以信	故舊以厚
克慾以剛	守己以儉	善良以旌	

為醫十五則

切脉以靜	望色以明	聽問以詳	繹因以遠
處方以簡	製藥以潔	行術以捷	飲食以節
說諭以和	容貌以莊	婦女以禮	貴人以恭

愚人以訓 貧人以惠 富人以方

蝸居樓箴

以天地為父母。誰不為我弟兄。以天心為我心。誰得為我寇讐。生育物如春夏。熟成事如冬秋。云為理之所在。動靜道之所由。敬大君如日月。潤疲民如膏油。守己嚴霜烈日。待人和氣溫柔。學前聖恐不及。對古賢為匹儔。改過切於飢渴。從善急於瀑流。見義不避艱險。種德不念報酬。遊藝林避三舍。臨功利遜一籌。浩氣與天一體。永與造化優游。誰不入我陶冶。鬼神來護吾樓。

月洲曰余嘗造蝸居樓狹隘塵穢窮措大所不堪而主人夷然對客談笑及讀此箴而後知山人有所守乃能

驅豎齋文鈔卷之二終

驅豎齋詩文鈔跋

余欲校刻先子遺稿久矣而  
係事未果也一日語義弟涼  
介以此事涼介乃抄出詩若  
文之佳者於稿本中努力校  
正為之次序輯成四卷取而

閱之先子平生快談激論擁  
膝嬉笑之狀宛然於心目間  
因泣轅<sub>二</sub>下既而拙堂先生  
賜之佳序極其揄揚而後余  
之喜可知也雖然先子著述  
或刻未刻充棟穿屋此特其

緒餘耳古人云人於其所忽  
翻睹真率此余所以不得已  
於涼介也遂急命剞劂氏刻  
成此為後序  
文久三丰癸亥夏五月

新宮義慎謹撰





三井高福書



